

## 春天，在河岸上碰头（上）

□明前茶

春天到来时，秦淮河边的春水涨了，蛰伏了一冬的鱼，肚皮上的脂肪消耗了一半，立刻进入活跃的觅食期，咬钩也积极了起来。一到黄昏，河边就聚集了大量五六十岁的垂钓族，男性居多，每个人都带着白色塑料桶，或者给鱼补氧的小拎箱，手提小马扎。他们装备齐全，会依照不同的天气和鱼情，使用不同的伸缩钓竿，蚯蚓、小虾、鸡胸肉等鱼饵应有尽有，讲究的人还会带上蚊香，坐下来，贴近左边脚踝点上一盘，右边脚踝边再点上一盘。

白天越来越长，老张到家，装上酸奶

和面包，马上就与邻居大哥一同来河边垂钓。省去吃晚饭的功夫，夕阳的光线点亮了萌动的柳芽，芽头像一粒粒的鹅黄琉璃那么美，鸟儿发出清脆的啼鸣，像口中含着这些琉璃在蹦跳、在雀跃。老张听着鸟鸣，有点走神，他回忆妻子对他垂钓上瘾的嗔怪，不由得在这如金的光线中微笑。

孩子去异地上大学或工作后，中年夫妻从沉重的责任中释放出来，都面临着重建自己的交际圈。老张也不例外。到了万物复苏的春天，谁不想走出家门，呼朋引伴，充实自己的生活呢。

当然，去何处与朋友“碰头”，才令人舒适，老张也摸索了许久。一开始，他选择与伙伴下棋，嫌网上下棋冷清，常与邻居相聚在小区的紫藤长廊下，落子震天响。天黑后，有邻居推来摩托车，打开雪亮的大灯照亮，众人也要把棋局进行下去，但有一点令老张厌烦：观棋不语者少，好为人师者多，他很不喜欢思考时有人在耳边喋喋不休，甚至还有人不容分说捉住他的手，想替他落子。过了一阵，他的棋瘾退潮了。

后来，他又与喜爱摄影的朋友相约拍

鸟，旅行费用急涨，镜头越买越贵，而且，他发现自己有个改不掉的缺点——只要见到稀罕的鸟，就会不由自主地发出惊叹，这也会遭到同行者的白眼，怪他沉不住气，让鸟儿受惊飞走。

再后来，老张迷上了与人相约打羽毛球，但打过球的人都知道，这项运动很挑搭档，跟水平很低的人打，不过瘾；跟水平很高的人打，你就成了捡球童子；加上迷上这项运动的人越来越多，球场也很难约，老张无奈之下，后来只能偶尔与妻子在小区广场上练练手。

## 我与春天有约

□席如明

春风唤醒三月的魂魄  
让红梅满树绽放  
邮差，将时光的信笺  
投递到残冬的尾声里  
撩动了万物复苏

解冻的泥土翻涌温热的絮语  
倾诉着对春的思念  
红梅的笔触在荒原裂痕处  
将蛰伏的星火搬运  
点燃无限希望

柳丝悬垂的碧玺簪子  
在涟漪里梳开七种色彩  
风掠过处，都是水墨未干的韵脚  
清新而明艳  
在微风中，编织着梦幻

桃花将胭脂涂满笑厣  
油菜花海 漫过天际线  
而蜂群则提着蜜罐穿梭经纬  
替春天缝制碎金边的嫁衣  
这是春天最美的诗篇

漫步于田埂溪边  
听天籁之音的鸟儿欢歌  
赏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花团锦簇  
温暖而惬意 染成春的气息画卷

每一片花瓣与新叶  
寄语对春的祝福  
蓬勃的季节里  
让心在春色里栖息  
向着未来 喜乐前行

我拾起落红裁成请柬  
那些被细雨润开的字迹  
正在泥土深处生根  
预约下一个轮回的相遇

## 常 忆 常 州

□季 宇

常州话，我不常说，倒是常思。

常州的时光，无忧无虑，我真切地体味着人间烟火，脑海里不时浮现出那个青瓦白墙，舒适自在的江南小城，每每回望都感到无比美好。

算上求学四年的时光，我在常州生活了七年之久，但我总觉得真正认识和走进常州是从毕业后的生活开始的。那时候我独自住在北直街的老小区，住久了，我便渐渐融入了这座城市。慢慢地我学会把豆腐叫豆腐渣，把陈醋叫作酸醋，把烧饼叫“麻糕”，把糖炒栗子叫作“大栗”，我还学着他们的样子在句子的末尾加上语气词，这样，就仿佛被注入了常州灵魂。

后来我能听懂好多常州话，觉得常州方言是一座巨大的幽默语言宝库，装

满了数不尽的有趣的话。他们称膝盖“青馒头”，如果实在要建立关联，可能就是膝盖的样子有点像馒头吧。池塘里的大白鹅叫“白乌龟”，这也勉强解释得通，因为鹅是白色的。最令人费解的是凉粉在他们口中成了“芝麻糊”，食堂里的拌凉粉叫作“炒芝麻糊”。

下班后，我总爱去局前街的小巷子里买酥脆的麻糕，老板娴熟地从炉火中取出两块，摊在褪色的不锈钢盘子中，头也不抬地问：“甜佬？咸佬？”我答：“滴佬。”“要打包？”“弗要。”

之后老板再追问我便只点头或摇头，不再多说一个字，生怕暴露自己外地人的身份，端着盘子在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下来，咀嚼着香甜的麻糕，哧哧地笑了，为什么要假装自己是常州人呢？

我的常州思绪，无处不在，还有在菜场，我认识了一种蔬菜马兰。在采菱小学的食堂，我第一次吃到这道常州菜叫：马兰拌香干。这道菜的做法和凉拌菠菜差不多，马兰和香干烫熟、晾凉、攥干水分，撒上白芝麻或花生碎，最后滴入芝麻油。若是讲究一点，他们还会把马兰和香干在圆形的碗中拌好，再像扣肉一样扣入光洁的盘子中。常州人眼中的马兰和我们家乡的豌豆尖一样常见，我却视若珍宝，前不久在超市看到了马兰，兴奋不已，买回来好多，学做了久违的常州味道。

平时，我喜欢走路上下班，路上不急不慢，走走停停，我便经过了許多有趣的地方。我会路过一家理发店，常常去修剪刘海，听他们用常州话和

顾客交流，用扬州话和家人说话。我必须经过一家煎饼铺子，每天都见那安徽女子穿着粉色碎花围裙在灶台前忙碌着，她快速搅拌碗里的面糊，随意地倒在锅上，左手持刮板贴住锅底，右手轻轻转动着锅，不一会儿，面糊就变成了薄薄的饼。又有一个南京人开的水产店，九月份专卖大闸蟹，我喜欢趴在那玻璃缸前看螃蟹们进食玉米粒，它们用两只竖起来的大钳子左右轮番夹起食物送入嘴巴中，左钳子刚送入口中右钳子的食物已经准备就绪。有时候我在那里呆坐半天，善说常州话的老板娘，倒是无声，任我观赏……咕噜咕噜，水中的小气泡升至水面，就像我的常州时光，悄然消失了。

## 桃 花

□蒿高诗 老倪摄

（一）

春寒料峭天  
桃花朵朵树缀白  
似雪绘芬芳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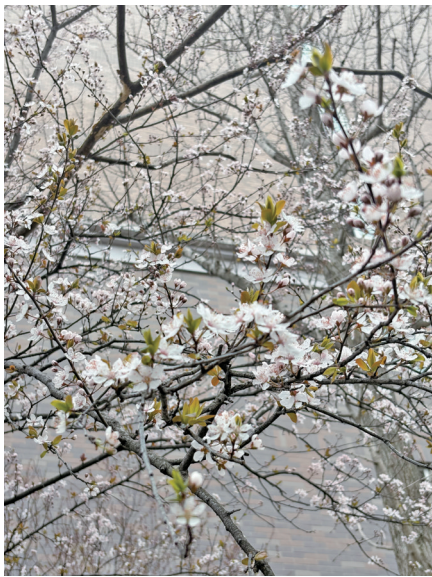
白花满桃树  
朵朵如蝶入春舞  
秀色满旧木

（三）

妖娇老桃树  
枯藤作框花作画  
美影嵌入春

（四）

春风自东来  
轻拂桃花次第开  
如蝶惹人爱



## 一声鸟鸣 春天就开了

□章友本

“唧唧”一声清脆的鸟鸣  
划破了乡村寂静的黎明  
惊扰了农家小院主人的梦境

披衣起床推开窗棂  
伫立在宽大的落地窗前  
扑鼻的清新沁入心脾

小院内黄洋树罗汉松  
睁开了惺忪的睡眼舒展身姿  
郁郁葱葱的绿色绽放枝头

树枝间家雀飞上跃下  
羽翼剪开薄薄的晨雾  
尽情地跳着春天的芭蕾

信步院内目光透过栏栅  
西园的红梅正含苞欲放  
春寒料峭中溢出扑鼻的芬芳

推开院门沿河岸踽踽独行  
清清的河水潺潺流淌  
杨柳依依垂下千万条绿丝绦

“唧唧”一声清脆的鸟鸣  
唤醒了沉睡的大地  
“倏”的一声春天就开了

# 文明是城市之魂 诚信是立身之本